

# 深深懷念復華新村

張惠文

大概是民國四十二年間，當時我只有六、七歲，隨著祖母、父母和兩位哥哥、一位妹妹，一家三代住進了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的「復華新村」。我成長的童年、青少年，就在那座小小眷村。爲什麼說「小」呢？因爲附近有兩座大眷村——光復東、西村，就是因爲有這麼多眷村在一起，使我童年增加了不少難忘的回憶。

有趣的是，我們這座小眷村，是國防部和僑委會混和，共五排房子，加起來不過百多戶而已！而光復東、西村則是空軍眷村，少說也有上千戶人家，那兩座眷村的孩子，自然都就讀空軍子弟學校，因爲父親以前也曾在空軍服務過，所以我們兄妹四人



← 58年間，張惠文（後排左一）和父親張緒滋及妹妹合影。

也能上空小。因此，我們是唯一上空小的復華新村眷屬。

可以想像我們四個小傢伙那時忙著玩，玩伴多著哪！

看了幾篇伯叔、阿姨們回憶眷村艱苦又互助的生活，在六十年代，每座眷村都差不多，但當時的我們那會想到柴米油鹽醬醋茶

呢？只顧著玩！男孩子玩玻璃珠，女孩用破瓦葉子「辦家家酒」，這也是我們最起碼、最克難的玩具。

我的母親晏益賢女士，當時年輕、美麗又能幹，村中人給她取了個村花的雅號。但母親管教我們十分嚴格，我們四兄妹能按部就班地求學、就業，明瞭待人接物的道理，完全歸功於母親，因



↑ 張惠文（前排左一）和父母（前排中）、妹妹等家人合影。

爲她從未在子女面前露出難色。

父親張緒滋先生在軍中服役也是一路艱辛，卻從沒忽略我們的生活起居；每次都嫌我們臥室不夠整潔；其實和我們的玩伴相比，已經夠乾淨了，只是在爸爸的眼裡始終不及格。

父親很疼我們兄妹，從不打罵，和兩位哥哥比，真是天壤之別。因爲在那時的環境，男孩子必須嚴加管教，以免誤入歧途。所以，在黃昏時，鄰居常會聽到哥哥挨打的哭喊聲！

有兩件事，最不易忘懷；一是小學時，村中有位老工友，人稱老孟，每星期有一、兩天，會敲著銅鑼，口中喊著，「晚上有電影啲！快看戲啲！」那是一個露天的電影放映場，每家都自備小板凳，坐著看，銀幕是利用旁邊電線桿拉的線，放映機則放在一輛軍用大卡車上。

另一件是颱風，孩童的心那懂得艱難困苦，還盼望它的來臨，像每一年的聯歡會，隔著玻璃數著倒下來的木瓜和香蕉樹，聽著圍牆倒塌聲，夠刺激，好像身臨電影現場，半人深的淹水，竟迫不及待地折小船玩……。

在七十年代的留學潮，我們兄妹四人都去了北美，曾將親愛的老邁父母接往同住，而今雙親已逝，復華新村也不知遷到何處，追憶無知的童年，更有許多令人深深懷念的眷村舊事！